

體壇前輩軼事 (三)

張煥龍

朱重明義子義女多

朱重明先生，我認識朱先生在民國十年左右，那時少年英俊，一身童子軍服裝，揹着背包，看起來好帥，到北平來遊覽參觀，北師大訪友係其目的之一，這是第一次見面，第六屆遠東運動會在日本大阪舉行時，朱先生正在日本留學，這是我們第二次見面。從民十三以後他江南（長江）我河北（黃河），兩水之隔不謀面甚久，直至抗戰民國廿六年在陪都重慶又晤面，那時他任教南岸私立文華大學，我任教沙坪壩重慶大學，時有來往。每年三民主義青年團總部，舉辦之夏令營每年必相聚一堂，我任總教官，他任體操教官，人皆呼之曰老教官，營主任張治中亦同此呼之，他有一特別嗜好，每天三次茶，早、午、晚無事上茶館，否則自泡自飲，趣味無窮。

朱老尚有一偏好，乾兒子乾女兒一大堆，走到那，都有他的乾兒女。來台灣後執教台大法律學院二十餘年，對於教導下一代，從不鬆懈，五十六年多救國團與教育部合辦之寒假教師賞雪團，我們在一一個梯次。到昆陽（橫貫北路）賞雪，老先生硬是不下車，我抓了一把雪塞在他脖子裏，他說，老張與小孩子一樣淘氣，晚宿日月潭涵碧樓，他說，老張我的大、小便不能控制了，將不

久於人世矣，其語淒慘，早已有預感耶。

先生頗嗜書，臨終時將有關體育之書籍數千卷，捐與私立文化學院圖書館，特開一室為重明堂，因為朱老特別崇拜創辦人張曉峯先生之偉大崇高。

謝以顏文學修養深

謝以顏教授，早歲留學日本與朱重明先生可謂前後同學，回國後即任教北平高師，本人在校時（民國十一年）曾受業於先生，對於中國文學修養頗深，對於體育理論方面尤為專精，當時教我們體育史、籃球、遊戲、田徑，教學認真，惜先生籍隸浙江土音甚重，學生聽講頗感困難。

北平私立民國大學成立之後，設有體育系，先生任主任，聘請教授選擇嚴格，對學生管教約束更不放鬆。大陸淪陷來台，任台灣師範學院體育科主任，著有西洋體育史，江良規博士、周鶴鳴校長所編著體育著作，多經先生校閱，由此，又見先生思想、見解、經驗、學識，實為後進之模楷也。

徐英超綽號大野蠻

徐英超先生是北師大體育專修科第一期學生，與朱恩德同班同學，它那班同學沒有一個人不

受朱大野蠻欺負的，惟有徐英超不怕，偶遇朱不講理時，徐即以刀子對付，徐身材矮小，器械操特別好，一九三六年第十一屆世運會在柏林舉行之時，徐亦是考察團員之一，有時陪他們上街，實是一件苦事，筆不離手，本子不離口袋，遇事就寫，看到不同的事物就記，真是苦不堪言的差事。

他是一位太太至上崇拜者，你和他說不上三句話，就將太太捧出來，人長得漂亮，平劇唱得好，無怪。

在民國卅七年本人被聘為師大體育系專任教授，他心感不安，當時他思想又不純潔，當我離開北平來台第二天，他給體育系學生上課時，第一句話說，我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，張先生走了，聽得大家莫明其妙，後來台的師大體育系學生告知我這段話，北平被圍後原形畢露，他就是共匪黨同路人。

高梓教授儀態端莊

高梓教授，由英國回國後，即任教北京女高師，我就讀男高師，教我們的舞蹈老師吳惠文（女），係女高師專任，高先生亦與吳同事，我們學生想，高老師教我們才好，但是吳老師也不錯，因為那時高老師係單身，真漂亮。這話是民十三、十四年的事，第十六屆華北運動會在瀋陽東

北大舉舉行時，郝更生博士同高梓先生雙雙蒞會，郝先生又在閉幕典禮時代表華北體協會說了幾句話，從這一席話大會會長張漢卿先生認識了這對賢伉儷，正值東北大學成立體育系，郝氏夫婦被延聘任教，惠我東北體育不少。

與高先生認識最真切是在重慶時，我任教重大，她任教中大。

高先生為人聰穎，學行都值得欽敬，尤以舞蹈一科更為所長，時有創作發表，在主持教師講習會期間，使國民學校校長老師獲益非淺，尤能身體力行，作人師表尤為可貴。

高先生現任教於文化學院舞蹈科，嘉惠學子良多，終生獻身於體育教育，實是體育界的功臣。



儀態端莊的女教授高梓（右）老師與夫婿郝更生博士早年出席柏林世運會旅途中攝於船上。

吳蘊瑞稱體育聖人

吳蘊瑞教授，我認識他第五屆全國運動會在南京舉行時，吳任大會檢查長，我是他屬下檢查員——（本人任教哈爾濱），東北體育圈的人能在大會擔任裁判確不是容易的事，在大會進行時，時而命令張某人去東，時而去西，我當時憤怒填胸，祇能埋之於心中而不便行之於色，祇恨我沒吃麵包，沒喝牛乳，我發誓了，我要吃麵包我要喝洋水，至今思之，吳先生不但不是我所懷恨的人，而是我所感激的人，要不受此激勵，那能出國深造。

抗戰期間，同任教沙坪壩，吳先生任教中央大學，我任重慶大學主任，彼此來往較多。

吳先生興趣轉移，在教書、著作之外，勤習新畫，初畫竹子，再畫水牛，日後他的畫為識者所欣賞。

吳先生為人謹慎，而不善言詞，講起書來囉嗦無頭緒，可是讀書之多，著作之豐，稱得上體育界的聖人。

宋君復作風最穩健

宋君復教授，我認識他是在民國十八年東北大學體育系成立之後，郝更生博士任體育主任時被聘為教授，先生特別對籃球教

學頗有心得，九一八事變後，郝更生博士任教青島山東大學，老搭檔又湊在一起，一九三二年第十屆世運會在美國洛杉磯舉行，那是我國首次參加世運會，由宋君復領隊，劉長春團員攜帶一面國旗參加，劉雖在百公尺預賽時即遭受淘汰，但我國的國旗在世運會會場天空飄揚首次出現，第十八屆華北運動會在山東青島舉行，運動場的建造，完全根據宋先生帶同洛杉磯世運會會場藍圖建築，嬌小玲瓏，加上青山綠海，別有風味，使得參加運動員、裁判員、大會職員、觀眾，皆感覺十分滿意。

在此次大會有一插曲，大野蠻朱恩德在第二屆遠東運動會會場上，是同時獲得十項五項雙料冠軍的奇才（以後瘋了），在北平往青島開的車上（載赴會的運動員），他希望乘免費車前往參觀，到了北平東站剪票口，無票人不能入內，正在猶豫時間，有運動員經過，告知此人是朱恩德，剪票員雖不識其人，但聞其大名，立刻改變態度謙虛的讓他通過上車，在車上拿一本英文字典朗誦，併告知運動員們，你們要好好參加比賽，成績優良的，我帶你們出國比賽去！

聖約翰大學沈校長

沈嗣度先生，我認識他在一九三六年第十一屆世運會在柏林舉行時，我國代表團到達柏林安哈得車站，下車後列隊接受柏林市長歡迎會上，副團長沈先生致詞（團長為孔祥熙博士），本人為中國留德學生會歡迎團總指揮，得有機會與之會談。

民國十五年第五屆遠東運動會，中國代表團在上海南洋大學舉行預選時，沈先生担任大會要角之一，西裝畢挺，不苟言笑，大有君子之風，令人肅然起敬（當時的聖約翰大學副校長），後因處事能幹，為人正直，由副校長順理成章升任教會最富聲譽大學校長之一。

體育界完人許明輝

許明輝校長，本人認識他，除在全國運動會會場外，其他與先生很少謀面，在一九三六年第十一屆世運會先生係中國考察團團員之一，在柏林談話機會很多，我國代表團乘意大利船（康特羅索）前往與會。在船上每晚都有晚會與專題報告，許先生是體育先進，其年齡僅次於馬約翰先生，所講的話，多半是規勸的話，在船上有很多運動員行為不檢，當時老先生特別指出符保蘆（撐竿跳高超過四公尺第一人），針對他說的話，「讀書」一個人不是一技之長就算完人，學識方面、普通常識要豐富，專業的研究更要緊，這是指明他除了撐竿跳，書本上知識缺乏，「做人」人者仁也，不祇穿着華美的服裝，就是人要當當正正，不可行為苟且（在船上有戀愛情事發生）不但有損個人名譽，全體也因之蒙羞，以上幾句話，可見老先生菩薩心腸，教育家的風範。先生是廣東人，後來任教廣東體育專校長，擅長游泳，為體育界完人。

舒鴻裁判鐵面無私

舒鴻先生，係美國春田大學畢業，回國後服務上海青年會，繼任浙江大學體育系主任廿餘年

（與現任全國體協周秘書長中勛浙大老同事），一九三六年第十一屆世運會在柏林舉行，本屆大會中充當裁判的，祇有舒先生和筆者，他充任籃球決賽裁判，筆者担任記分員，舒先生裁判鐵面無私，絕對公正，當國際決賽而被聘為裁判，其聲譽之隆可想而知，在抗戰期間，浙大遷移貴州，關於體育書籍、體育器材毫無損失，為遷移大後方體育設施最完整學校之一，皆係舒先生之功。在貴陽醫學院與浙大賽籃球時，對方特別指定聘請舒先生担任裁判，舒先生係浙大籃球教練，其公正無私又一例證。戡亂初期，曾應台灣高師謝以顏（體育系主任）之聘，來台後因返浙接眷，不幸陷入匪區，未能逃出虎口，亦體育界重大損失之一。

首位體育博士張詠

張詠先生，民國十四年北平清華畢業，畢業後即赴美入哥倫比亞大學體育系深造，對於體育理論方面頗有心得，尤對希臘古代奧倫匹克最有研究，出書問世，亦係博士論文主題，回國後担任抗戰期間設在都勻（貴州）的稅警團體育處處長，為國軍中設立體育機械之矯矢，對於新兵訓練貢獻甚鉅，勝利後轉業任職中央銀行總行，後調山西中央銀行經理，以體育為專業而担任金融機構之負責人，亦屬體育界之傑出者。

張齡佳外方內又圓

張齡佳教授，本人認識他在華北運動場上，我做裁判，他是十項選手，撐竿跳高兩公尺八十成績，拿十項冠軍，可見四十年前的運動成績之

幼稚一般了。先生由北平清華畢業即赴美春田深造，居美廿餘年，陳可忠任清華大學校長時期，被聘返校任體育主任兼圖書館館長，為學校做了很多事。

兒女情長，那時校長陳可忠先生，有一個會議在美國舉行，因事不克前往，特請張先生代表出席，飛到紐約後想起家中兩個寶實，會也不參加，搭機返台到校（清華）後，將支票向陳校長辦公桌一擲，對不起我想家回來啦！民國六十年國際大專學生冬季運動會，在美國鏡湖舉行，我們同行赴美，在出國前先寫信給南美女兒謂於何時到美國開會，擬回家一行等語，等我們到達紐約後太太女兒全來信歡迎，可是會後又不直接回去，要合我們同時返台灣，當時我一百個反對，才勉強有南美之行。

先生讀書甚豐，對於青年上進的學生特別愛護與提拔，經先生介紹出國深造者，實不乏其人。

金兆鈞個性特別

金兆鈞教授係東南高師畢業，有領導才，畢業後留校任教，授體育行政課，江長規係當時學生，起來發問，金先生答得不圓滿，江說金老師請你出國進修一個時期再來教我們。金先生說好，我馬上準備出國，竟能說了兌現，赴美留學，在抗戰期間任湖南藍田師範學院體育系主任，江長規為其教授。

金先生有領導才，為東南高師傑出人才，惜陷匪區長才未展，哀哉。

魏振武軍體貢獻多

魏振武先生，人都稱之為魏大哥，因為在北平潞河中學畢業後，即在天津究真教書，數年後，才考入北平師範大學體育系，畢業後已卅出頭，在體育系中為領導人物，畢業時正值抗戰時期，約系友數人赴貴州都勻稅警團任體育處教官，處長為張詠博士，總團長為宋子文，團長為孫立人，在軍隊中有體育編制之設置以此為創舉，做得有聲有色，時常派隊（籃球）到重慶遠征，離

開都勻後應全國體協之邀，赴重慶工作，當時總幹事為董守義先生，時常以學不敷應用，在經濟萬難下，自籌旅費及朋友的協助，得以成行赴美。到美國入哥倫比亞大學專研社會體育，獨有心得，歸國後即應陸軍訓練司令部（即為陸軍總司令部）之邀，成立體育處，任少將處長，延聘體育教官，多達一百四十七人，聲勢之大，國內體育組織之龐大尚無出其右者。由卅七年起迄四十

二年凡屬我國出席國際比賽，軍人比例佔三分之二以上，可謂軍中體育領導學校體育、社會體育。楊傳廣之培植除關頌聲先生外，魏先生陪同在美學習，朝夕與共，楊君揚名國際，魏先生功不可減。

魏先生現居美國任美軍中文教授，現已屆退休之年（逾七十），恐亦變為美國公民安閒寓公了。

為高爾夫鳴不平 陶之

打高爾夫，一般人都以為是很花錢的運動。實在，這是一種不明就裏的錯覺，這種錯覺的造成，大致是與打高爾夫的人底年齡有關係的，大概喜歡玩高爾夫的人，多半是中年以上的人；而且這種運動，溫和而不激烈，又是體智兼顧的全身運動，最適合於中年以上的人參加。一個人努力奮鬥了幾十年，到了中年以後，事業上總多少有些成就，或者是有較好的職位，或者是有較多的積蓄，前往球場時，為了方便，每每乘了自己的車子去。這情形，在十多

到有四、五枝，就夠應用了，而一根球桿，如果保護得好，用十年、八年也不易壞，如此計算一下，怎麼能算奢侈？

再作一番比較，如果將時間和精力消耗在牌桌上，打一場牌，往往一個晚上輸去的錢，就足夠用來打幾個月的的高爾夫。或者說，打牌有時候也會贏錢，且問：有幾個打牌的人，贏了錢，發了財的？即使有人僥倖在戒絕賭博前，結下總帳來，沒有輸錢；但贏的絕對不會多，而所付出的時間、精力、健康，以及聲譽的損失，是難於計值的。至於那些上舞廳、跑酒家，花大量的金錢而傷神、敗德、損健康的事，更不能相提并論了。曾經有一位先生，原來是打麻將的愛好者，輸了許多錢，就誤了好幾筆可賺錢的生意還事小，他因為日夜坐在牌桌上，對子女疏於管教，把一個孩子也輸進去了，做了「太保」。後來他戒絕了賭博，而打高爾夫，因此，交了许多正當朋友，精神奮發，孩子也在他的管教下，改變氣質，品學兼優。這都是高爾夫運動給予他莫大的益處，省下

一付球桿，如果買得合適，八、九成新的，四到五千元就可買到。一付球桿十四枝，平均每枝僅三百五十元左右，而不必買全付，少

了許多錢，卻是小事了。

再以目前臺灣的社會情形來看，安定繁榮，國民收入增加，生活水準提高，花得起打高爾夫那一點點錢的人，不可勝計。而且，在臺灣打高爾夫所需支付的費用，是全世界最少的。所以在目前，打高爾夫的人，越來越多，高爾夫球場，一再增加，一再擴大，還是嫌不夠，還需要覓地新闢，或者就原有可以擴大的，予以擴大。因為這的確是中年以上的人一項絕好的運動。清早可以起早，到滿眼是綠的曠野，呼吸、享受大自然的氣息。平時，生活在十丈紅塵的都市中，公園綠地那麼少，是無法散步的，即勉強逛馬路，滿街的人車，使你眼花撩亂，心驚肉跳，這種情緒上的緊張，不到十分鐘，就會感到精疲力盡。在清晨或傍晚的綠野上打高爾夫，彩霞在天，微風拂面，一球打出，又跟球慢慢前進，不知不覺，就會愉快的度過一兩個小時，打球時，一棍擊出，臀部、腿部、腰部，這些中年以上人最需要運動的部位，都可以獲得適當、緩和的運動，順乎自然，合乎規律，在精神上也就使人容光煥發，神采奕奕。一場球打下來，心身舒泰，實在是一項美妙無比的享受。